

· 萌言妙语 ·

我自灿烂

萌言妙语

几个雾天过去,太阳公公又笑盈盈的了。仰望豪迈的日出,心潮澎湃;凝视灿烂的落日,无限感慨。

虽然人人都有一颗变凤凰的心,但即便当麻雀、做乌鸦,也各有各的乐趣。

我自灿烂。可以的;必须

1

响应作家孙晶岩的号召:一百个人一百本书一百段寄语,送给江西老区的孩子们。我送的是父亲司马文森的抗战纪实文学选集《南线》,是我和妹妹们抱着崇敬之心,从父亲九年抗战中发表的近四百万字抗战文学作品中,精选出的三十万字。我写道:“我把此书送给亲爱的小朋友们,只有一个希望:记住,我们不侵略别人,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略。国家必须强大,民众必须团结,才能战胜一切来犯之敌。”

2

《娶个在媒体工作的女生吧》,这个“三八”节,网上最逗乐的,莫过于此帖。现在城里的孩子们,男的不愁找,女的不急嫁,撸猫、撸狗、旅游、拍照、聚会、健身,悠然自得,享受单身乐。出生率怎能涨上去啊?这可是“世界性的难题”呢。皇上不急太监急。啧啧。

3

两天没下楼,迎春花竟然悄悄开了。作家汪曾祺有段著名的话:“如果你来访问我,我不在,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。它们很温暖,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。”当然,快递员除外。人家必须多拉快跑,无暇风花雪月。但他或许不知道,花,也在注视着他,永远大大方方地,给普天下去祝福。

4

今天是第八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。自己写文,惹哭自己,还惹哭几个为自家宠物离世而悲痛至今的朋友。不少人呼吁“慎养宠物”,个中滋味我知道。作为一个“爱天,爱地,爱自己,爱虫虫”的家伙,再次恳请:请保护地球上所有的生命。

5

又见喜鹊飞到楼下邻院里。瞧那小模样,好像等吃的。真想投食喂它,可惜离得远,又不想破坏它的天然生存能力。如果不是特别需要,就让它“自谋生路”吧。昨天看到一个短视频,会心地笑了。镜头里,一位东北大妈,指着街头身强力壮的乞丐喊道:“好手好脚,站起来工作!”

6

醒来看到北京朋友发的

照片:“多少年未见的沙尘暴,又来了!”天哪,只有我们这里是这样吗?匆匆翻看朋友圈:哇,银川、兰州、包头、呼和浩特的朋友也在惊呼:“沙尘暴来了!快关窗!快关窗!”

来自蒙古国方向的魔性天气,凌晨起影响我国大片地区。地球啊,我为你担心。人类啊,我为你忧虑……

7

想起爱因斯坦的话:“有两件事情是无限的:宇宙和人类的愚蠢。”

至于宇宙是否无限,爱因斯坦说,他还不能肯定。但我知道,人类的愚蠢,是肯定的。如何少做蠢事,让地球脾气不那么坏,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。

8

北斗三号总指挥、86届学弟迟军在台上演讲,我在台下认真听讲。太科普了,全程听得明明白白。为科技进步叫好,为伟大祖国骄傲!母校北京一零一中,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。昨天校庆庆典结束时全体合唱校歌,很是激昂。校歌由郭沫若作词、李焕之作曲。惊讶的是,几十年过去了,我,竟然还会唱!

9

周日,朋友圈。看到银川丁洪社长拍的一组片《北塔湖观鸟》,我大吃一惊!请注意,这是业余摄影爱好者用手机拍鸟,很有难度的。马上选了一张动静结合的美片,推荐给摄影版当主图。我欣赏丁先生说的一句话:“捕捉生活的美好,自己快乐,予人快乐。”朋友们,告诉我,你今天快乐了吗?

10

这个摄影版,获得不少人喜爱。我想,除了大家的照片都拍得不错,很重要的一点:这是一个鸟类专版。这些大自然的美丽精灵,向来吸引眼球。而自由自在的“鸟生”,更是叫世人向往。其实鸟界也有弱肉强食,更不必说还会遭到某些人类的虎视眈眈。同为地球的主人,我能听见鸟儿的呼喊:和谐共生吧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“叽叽啾啾”“吱吱喳喳”……

11

大妹发来照片,报告说:“我放在泡沫箱里的绿植龙爪芦荟,它的根从花盆底部钻出来,又钻出了泡沫箱。也许发现不对劲,于是,它的根,又钻回泡沫箱了。很有趣吧?”她进一步总结道,“植物也有头脑,也会感知。”

我回复:事例生动!拍张清晰的“钻回泡沫箱”照片,更生动力!

12

在屋里灭了一只蜜蜂,一早上我都在惴惴。家中无花,门窗紧闭;即便通风,也有纱窗;连阳台都是封闭的。不知它如何进来。很想和它“和平共处”,又怕冷不丁儿蜇了我。被蜜蜂蜇了可不好玩!我拼命扇扇子请它出去,从一间屋到另一间屋。它就是不走。无奈,只能拍晕了用水冲走。对不起啊对不起,我一直在道歉。它到底怎么进来的?司马探长顾不上吃早饭,正在严肃考察中……

(谢谢朋友圈各路“探长”帮我“隔空探案”。不过,说“招蜂引蝶”的那位,俺怎么觉得,你有点“不怀好意”呢。精彩点评是:“误打误撞,没有内应。”)

13

一位热心公益的小兄弟向我诉苦。

的确,被人不理解,是件不快的事情。我教他一招,不,应该是鲁迅先生的一招:“惟沉默是最高轻蔑。”跟不可理喻的人辩来辩去,除了脑细胞死伤无数,有啥好处?他笑问:“能不能帮我说几句好话?”我逗他:“可以说几句坏话。”他说:“那我跳楼了!”我说:“正好,拍个跳楼秀!”……毕竟,我本善良,于是又追问:“几层楼啊?”答:“二层。”

14

“大仙儿”问“最近还做噩梦吗?”我说“不做了。”“大仙儿”很满意地拍拍屁股走了。“大仙儿”是我儿子,他认定,屋里的摆设与方位,与睡眠有关。所以,只要我一有“风吹草动”,此君必定上门改造一番,俗称“调风水”。好了,用我自己散文的题目,表达一下心情:继续《坦坦地睡》,感受《遍地有光》,然后向“大仙儿”说《知道我爱你吗》……

15

泰州翟明总编向我约稿。遵照时间,交稿了;按照要求,字数不多不少。“给一朵小红花吧!”我嬉皮笑脸地邀功。回复来了:“写得太棒了!”于是我“顺坡下驴”。“试问,这样的才女,中国多少年出一个呀?”回复又来了:“大约五百年。”我继续“顺坡下驴”。“纠正一下:四百九十九年。”

16

“好好吃饭,好好生活。好好爱,好好恨。好好矫情,好好笑。好好哭,好好累。早安。”徐州小柳在朋友圈写道。

于是大家“接龙”,例如“好好拍照片”,好好这、好好那,等等。最后,我奉献了一个“好好”——“好好发微信”。

小柳惊呼:“精选评论,出炉!”



· 你说我说 ·

诚实与否

张炜

“非虚构”这个概念很宽广,可能包含平常所说的“散文”和“报告文学”,但不应包括西方一度流行的“传记小说”,如欧文·斯通他们创作的关于凡·高等人的书。这样的书看起来极有趣,非常吸引人,但问题是它们的细节乃至情节是否真实?那些对话及其中事件和主人公的心绪,都是真的吗?如果不是,为什么要冠以“传记”?如果是“小说”,为什么前边还有“传记”两个字?所以,无论看起来多么激动人心,作为一种写作体裁,好像是站不住脚的。我年轻时看《渴望生活》热血沸腾,它也译为《凡·高传》,但后来知道掺杂了大量想象和虚构,就立刻失望了。有一种被欺骗感。

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思想及艺术、社会、人物的记录,要求真实可靠,用事实说话。这样的阅读才有意义,才不负期待。如果根据真实人物写成小说,那就直接标以“小说”好了,不能说成“传记”,更不能说成介于二者之间,因为世界上不能有这样古怪的体裁。

有人可能说,世界原本就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真实,对于年代久远的历史人物的记录,也只能依靠资料,那么这些资料是不是完全可靠?是的,但这里边有个原则,即写作者自己要完全可靠,要诚实,要尽全力追求真实,而不能为了迎合读者去杜撰一些心理活动、一些行为。全力追求真实尚且做不好,如果再有其他想法,事情就会变得更糟。所以现在的一些报告文学、散文,这些必须求真的体裁,有时候反而让读者不能信任,原因就在于体裁的边界已经模糊。有人将这种模糊赋予了

高尚的理由,即“自由”和“才华”以及“现代主义”的做派。好像到了现代,特别是到了网络时代,怎样写都可以,怎样编造都允许,因为这不是“作品”而已。

不,写作者虽然明白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,却要绝对地去追求真实。这是写作者的原则,是恪守,是底线。除了将情节和基本事件厘清,还要努力寻找细节,因为没有细节的真实只是一半,甚至只是一具躯壳,所有的事物都是由细节构成的。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:如果是他人而不是自己经历的事情,怎么寻找细节?回忆也无法窥到一些,但不能想象,他人没有权力进行这种想象。只有自己经历的事情才能努力回忆,从中找出细节。所以,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或者说原则,就是属于自己的情节和细节的记录,全部责任都在作者自己;而关于他人的,作者只是一个调查者,有时连旁观者都算不上,所以就极度依赖资料——离开了资料的铺展和想象,就成了有意的虚构。

那么写作者关于自己的回忆,也有个诚实与否的问题。不仅是对于以往的事件,即便是心理活动,这些似乎难以考证的部分,也需要诚实。如果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地记下往昔,不仅是那些事情的大致情形,而且还能够还原一些细节,那当是极重要的记录。这就是生活,被“复盘”的生活。按照一位国外大作家夸张的说法:只有记得住的日子相加起来,才叫生活。

我们都想拥有尽可能多的“生活”。